

明末清初小说

赛红丝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4

7

明末清初小说选刊

赛 红 丝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赛红丝

吴庆先校点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张：5 $\frac{1}{4}$

字数：103,000 印数：1—34,000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58·622 定价：0.88 元

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例言

一、以大连图书馆所存藏的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，兼采其他图书馆所藏之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，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过但版本不同者，补其刊遗，有计划、有选择地校订整理出版。

二、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在于：补明清小说出版工作之空白；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、善本明清小说；同时，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。

三、这套丛书，分校点本、整理本、删节本三种：（1）校点本，就原版本分段、断句、补脱、改错；（2）整理本，在校点的基础上对明显不通的句式做必要的文字加工；（3）删节本，在保存原版本的基础上，删削其不适宜的部分文字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本书出版说明

本书封面题“天花藏秘本赛红丝本衙藏版”，作者佚名。有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的序，无绣像。正文第一回前，题《新镌批评绣像赛红丝小说》，显然不是初刻本。

原书中俗字、衍文较多，因无他本对校，不便订改。有两处脱漏，已在正文中注明。



第一回 贺知府为朋友重义勾官



第三回 恶大舅买盗扳姐夫



第六回 皮阿舅暗算计当场作恶



第八回 感太守神明死里逃生



第十一回 姻缘到儿与女赛红丝成配偶



第十六回 君子成君子无惭愧终归于吉

目 录

第 一 回	贺知府为朋友重义勾官	(1)
第 二 回	宋秀才因诗酒轻人贾祸	(10)
第 三 回	恶大舅买盗扳姐夫	(20)
第 四 回	庸先生出对欺弟子	(30)
第 五 回	常先生明扯阔背地求人	(39)
第 六 回	皮阿舅暗算计当场作恶	(49)
第 七 回	肆小人恶毒图财害命	(58)
第 八 回	感太守神明死里逃生	(68)
第 九 回	寿文重先生明出丑	(77)
第 十 回	才貌美儿女议联姻	(86)
第十一回	姻缘到儿与女赛红丝成配偶	(96)
第十二回	时运至父与子逞素学步云梯	(106)
第十三回	弄奸人造二诗妄传消息	(115)
第十四回	贪利汉假一扎耸断婚姻	(125)
第十五回	小人弄小人多反复争竞遭凶	(134)
第十六回	君子成君子无惭愧终归于吉	(144)
附 录:	《赛红丝》序	(155)

第一回

贺知府为朋友重义勾官

诗曰：

阅世休嗟事不平，
须知相忤是相成。
塞翁马定仓忙失，
歧路羊难自在行。
树直岂能辞曲蔓，
林深安得绝啼莺。
圣王教化虽详尽，
也只维持大体明。

从来君子小人，原分邪正为两途，不能相合。君子见小人齷齪，往往憎嫌；小人受君子鄙薄，每每妒忌。若是各立门户，尚可苟全。倘不幸而会合一堂，则真假相形，善恶抵触，便定要弄出无风生浪的大祸患来，弄得颠颠倒倒，直待天理表彰，方才明白。故人生在世，亲友之间，不可不慎。

话说山东东昌府武城县，有一个秀才，姓宋名石，表字古玉，为人豪爽多才，十六岁上就进了学，凡考皆居前列，声名籍籍，以为功名唾手可得。父亲叫做宋文献，是个孝

廉，曾做过太平府的推官，后罢官回家，因看上了一个秀才贺秉正，为人有古君子之风，遂将宋古玉的姐姐嫁了与他。不期一嫁过去，这贺秉正就连科中了进士。宋文献又因在家，看见了皮监生女儿生得有些福相，遂娶了与古玉为妻。夫妻果然相得。

这皮监生是个财主，见女婿宋古玉少年有些才名，又考得起，甚是欢喜，凡事百依百随。这宋古玉与知己朋友纵酒论文，皆是皮监生为之地主。不料皮监生死后，儿子皮象也纳了一个民监，支持门户。虽知姐夫宋古玉是个有名的秀才，也思量结交他，争些体面。怎奈宋古玉是个豪爽之士，只以诗酒为缘，文章交结，一辈龌龊小人，那里看得上眼。故宋古玉与皮象，虽说是至亲郎舅，却气味不相合。就是有甚正事，不得不到舅家一行，也只略见个意儿，就要脱身。若要留他吃酒，他便苦辞去了，必不少留。故一日一日，两下只管生疏了。

这姐夫贺秉正，虽因丈人死后，他又出仕远方，不能与宋古玉相亲，却知宋古玉是个饱学多才之人，十分敬重，不论远远近近，必时常遣人存问。

这年，贺秉正在河南汝宁府做知府，府中有一个同年，姓裴名楫，在朝中做到吏部给事中，遇事敢言，大为当道所忌，也受了几番折挫。虽赖圣明在上，不曾遭害，然每每忧思过度，染成一疾，十分沉重。心下着忙，遂急急告病辞官，还归故里。因与贺秉正是同年好友，故往来亲密。夫人荀氏，生了一子一女：子名裴松，表字青史；女名裴芝，表字紫仙。这裴松、裴芝，虽只一子一女，却皆聪明异常。

裴给事病归时，裴松才六岁，裴芝才五岁。夫妻二人，爱之如宝。初时，裴给事还望服药调理，有个好日。不期病入膏肓，日甚一日，竟有不起之色。因请了贺秉正来，托孤道：“我读书一场，幸与年兄同榜，官已做到都给事中，虽立朝之志未伸，也不为不幸了。但今抱此沉痾，多应不能久世。死固不悲，但念妻室子女幼小，恐其不能自立，又别无至亲密族可以托孤。惟幸年兄恰治临此土，弟死之后，孤寡无依，全要仰仗年兄，垂照一二。”

贺秉正道：“年兄立朝，忧愤过情，至于如此。今归安养，行当自愈。设或有变，幸小弟正待罪于此，年兄之未完，即小弟之未完，定当晨昏护卫，决不令遗忧于门户。”裴给事听了，甚喜。因令荀夫人，并子女裴松、裴芝，俱出来拜谢于榻下。

自此之后，贺知府便时来问候。争奈死生系于天命，过不得月余，裴给事竟奄然长逝矣。荀夫人与子女并一家老幼，俱哭得天翻地覆，忙着人报知贺知府。贺知府闻报，急走来料理。此时，衣衾棺槨俱已齐备，一一遵礼开丧安葬，并不费裴夫人之心。裴夫人不胜感激，亲自率裴松到府门前拜谢。

自此之后，裴夫人安心在家守孝，惟教子读书，训女针黹，已不啻茹荼之苦。谁知祸不单行，过不得一二年，忽朝中一个大奸臣，曾被裴给事参过，怀恨于心。今闻知他死了，遂买嘱了河南兵备道，参他一本，说他嘱咐公事，占人田土，许多不公不法之事。有旨着河南抚按查勘。抚按奉旨，遂发文书，到汝宁府来查勘。贺秉正看过文书，吃了一惊，知是有人中伤。遂回文抚按，盛称：“裴榘自请告归家，足迹

不至公庭，有何嘱托。死后所遗田土，妻孥不给，霸占于谁。细询乡里，感德有人，并无不公不法之事。”抚按据此回奏，完了一案。

那大奸臣访知是贺知府为同年出力，因移怒于他，遂与吏部说知，竟将他调简到广西。贺知府闻报，知道是为此缘故，了无愠色，忙将府印交上抚台，就出文书告病，不受广西之职，因在西街上租了一所房子住下。

裴夫人听见贺知府升坏了，起初还只道为着别事，已自着急。到后来有人传说是回护他家起的祸根，一发过意不去。因又带了儿子裴松，亲自到贺知府宅子里来，拜谢道：

“孤儿寡妇，蒙大人垂眄，已感洪恩不尽，怎为申先夫之冤，转将大人远迁恶地，却教愚母子惊惶无措。”贺秉正道：“抑邪崇正，自是我为官当然之事，原非为令先给事同年分上徇私。莫说迁官，便贬谪何妨。我已安之，老年嫂慎勿介意。”裴夫人道：“大人公心正气，虽天植性生，不独为贱妾母子加励，然贱妾母子由此获安，转致大人受远道跋涉之苦，于心何忍。”贺知府笑道：“年嫂不消过虑。年嫂虑我远道跋涉，莫非疑我贺秉正忘了先给事之托，竟去做官吗？莫说左迁，我已辞了抚台，不愿去做；就是高升美任，我既受了先给事之托，也无舍此而就之理。故侨寓于此，连故乡之事，已写信与小儿，叫他掌管，也不思回去。”

裴夫人听见贺知府说到义侠之处，不胜感激，因领了儿子，同哭拜于地道：“大人怎为朋友直至如此，真不啻天高地厚矣。”拜完，就辞了回来。自此之后，彼此相安于无事。

倏忽之间，又过了许久。此时，儿子裴松已是十岁，女儿裴芝已是九岁。裴夫人恐怕无人教训，误了他，因着人请了贺知府来商量道：“小犬裴松，已渐渐大了。虽自家兄妹，朝夕诵读，但恐没有明师指点，习成偏私，不入时彀，误了终身。敢求大人选择一位明师，朝夕训诲，庶使书香一脉，不至断绝，不识大人以为然否？”

贺秉正听了，因连连点头道：“此大有理。令郎已是十岁，再迟不得了。但有一说，一向因我在此做官，此地先生结交甚少，实实不知谁为饱学。今细细想来，惟有山东妻弟宋古玉，无书不读，下笔如神，是个科甲中材料。若请得他来，启迪年侄，则包管年侄一朝上进。”裴夫人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若得大人尊舅肯来设帐，则小儿之幸也。万望大人即差人一行，所用盘费贽礼，即当送上。”贺知府道：“这不打紧，我就差人去接。”

遂别了来家，与夫人说知，道：“今日裴夫人托我请一个好先生，教他儿子。这汝宁府中的秀才，我知谁人堪做明师，倘荐错了，岂不误他教子之事。因想你兄弟宋古玉，饱学多才，又闲在家里，着人去请将来教裴公子。在裴公子，得了明师，在你兄弟，得些束脩，也可少佐薪水，岂非两利之道。”

宋夫人听了，甚是欢喜，道：“我也一向记念他，不得相见。接他到此教书，时时相见，亦是快事。倘或他虑家中无人照管，何不连弟媳妇一同接来共住。更觉快畅。”贺秉正听了，道：“有理！有理！”遂写了一封恳切书信，并几件礼物，差一个的当家人，叫他去请，且按下不提。正是：